

太太学堂

人 物

阿尔诺耳弗——也就是德·拉·树桩先生

阿涅丝——阿尔诺耳弗抚养的天真姑娘。

奥拉丝——阿涅丝的情人

阿南——乡下人、阿尔诺耳弗的听差。

尧尔耶特——乡下女人、阿尔诺耳弗的女仆。

克立萨耳德——阿尔诺耳弗的朋友。

昂立克——克立萨耳德的妹夫。

奥隆特——奥拉斯的父亲、阿尔诺耳弗的挚友。

地 点

城里的一个广场

第一幕

第一场

克立萨耳德，阿尔诺耳弗。

克立萨耳德 你说，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娶她？

阿尔诺耳弗 是的，我打算明天就成亲。

克立萨耳德 这儿只有你和我，我想，我们可以一块儿谈谈，不怕有人听见。你愿意我以朋友资格，把我的真心话讲给你听吗？我听了你的计划，真是为你耽足了心思。娶太太这事，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反正对你来说是一种很冒失的举动。

阿尔诺耳弗 你说的很对，我的朋友。也许发生府上的事，你怕舍下也会遇到。我相信，只有你这种脑壳，才会以为绿帽子是世上婚姻必不可少的专有品。

克立萨耳德 绿帽子不绿帽子，全要看造化，谁也难保不戴，我看，也只有傻瓜才在这上头操心。不过我为你耽心的倒是许多可怜丈夫受到那种冷嘲热讽。因为我不说你也知道，大人物、小人物，没有一个当丈夫的能够逃得过你的批评；因为你这个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拿人家的私情勾当去到处嚷嚷……

阿尔诺耳弗 很好。难道象本地丈夫这样有耐性的，世上还有第二个城市？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不分贵贱高低，个个儿在家里受气？有些人攒下钱来，太太受用不说，还叫送他绿帽子的人一块儿来受用；有些人比较走运，可也不见得就少丢脸，他看见天天有人给太太送礼，心里还没有丝毫吃醋的意思，因为他的太太告诉他说，送礼由于器重她的才能。有些人吵翻了天，一点也不起作

用；有些人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看见公子驾到，恭恭敬敬地，接过他的手套和斗篷。有的太太，有着一般妇女的狡猾，假意对她忠心的丈夫，泄露她情人的秘密，丈夫信以为真，不但高枕无忧，而且还可怜这位情人枉费心机，其实人家并没有枉费；有的女人乱花钱，怕人疑心她的财路不明，就说她是耍钱耍来的，傻瓜丈夫还要感谢上帝她赢了钱，也不去想想她是怎么一个耍法。总之，处处是讽刺的材料；作为观众，我怎好不笑？当着这些活王八，我能不……？

克立萨耳德 对；可是你笑话旁人，也该提防别人笑话自己，世人就爱闲话三七，一说起眼前的事，飞短流长，津津有味；可尽管是天花乱坠，我听了那些流言，却从来都没有幸灾乐祸，沾沾自喜过。我在这方面，是相当有节制的。有些丈夫，贪图安逸，凡事容忍，我也实在是看下去，不过有些情形，我虽然反对宽大，却从没有意思想要张扬出去；因为话说回来，必须得提防自己变成讽刺的对象。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大言炎炎，说什么这件事这样做相宜，那件事这样做就欠妥。所以万一我的脑壳背运，也遇到了尘世上这种丢脸的事，我几乎拿稳了，按照我的作法，旁人只要掩口笑笑，也就心满意足了；说不定我还会捡到这种便宜：有些善心人，还会说我一声可惜哩。可是亲爱的朋友，你就不一样了：我不妨对你再说一遍，天晓得你冒了多大的风险。你对苦命的丈夫，一向不留口德，活象一条疯狗，见人就咬，所以你就应流凡事仔细，不要作旁人的笑柄，万一你让人家抓住一点点小辫子，就得当心人家会在闹市中辱骂你……

阿尔诺耳弗 我的上帝！不劳操心，我的朋友，有谁能在这上头扳倒了我，倒真算得上有本事啦。女人给我们绿帽子戴，用的诡计和阴谋，还有她们用什么样的妙算去胡弄丈夫，我全知道；我对这种意外，早就有防备了。我要

娶的这个姑娘，天真到了极点，我的脑壳是完全可以免戴绿帽子了。

克立萨耳德 你真就认为一个傻瓜女人……

阿尔诺耳弗 娶一个傻瓜，就为自己不当傻瓜。我真诚地相信，嫂夫人十分贤德；不过一个女人灵巧，并非好兆，我就知道有些男人，娶的太太太有才分，等于自讨苦吃。我呀，怎么会娶一位女才子？一开口，不是小会，就是漫谈，写情书，不是用散文，就用诗体；来客不是侯爵，就是才子；而我名为太太的丈夫，实则活象一位背时的圣者，无人理睬。不，不，我不要娶有才学的女子；女人写文章，知道的就比不该知道的多。我要我的女人不那么有学问，就连什么是韵脚，也不要知道。万一有人非和她玩筐子不可，轮到问她：“你往里头放什么？”我就要她回答：“放一块奶油蛋糕。”一句话，我就要她一无所知。老实对你说了吧，对她说来，懂得祷告上帝、爱我、缝缝纺纺，这就够了。

克立萨耳德 那以，你的偏好是要娶一个蠢女人了？

阿尔诺耳弗 正是，我宁可去爱一个傻里傻气的丑八怪，也不去爱一位才华出众的俏佳人。

克立萨耳德 又有才，又有貌……

阿尔诺耳弗 只要她有德就好。

克立萨耳德 可是话说回来，你怎么能让一个傻瓜懂得什么叫作有德呢？而且要一辈子和一个傻瓜待在一起，我相信，也就够腻人的了。这且不说，你以为你就能保险自己不戴绿帽子了吗？那些有才思的女人，可能不守妇道，不过起码她也得敢作敢为。蠢女人寻常没有意思要做，也没有想到做，可却就是把坏事做下来了。

阿尔诺耳弗 对于你的这种高谈阔论，我的回答就象庞达格吕艾耳回答巴女尔吉的话一样：要劝我娶一个不是傻瓜的女人，你就开导吧，我就鼓励吧，即使你一直讲到圣灵降

临节，讲到无话可讲，你也只有干瞪眼，你想能说服得了我。

克立萨耳德 那我再也不劝你就是了。

阿尔诺耳弗 各人有各人的作法。我找太太，和我做别的事一样，要按自己的想法做。我觉得自己够阔的了，我相信，很可以挑一个靠我活命的太太，让她处处看我的脸色，事事受我的挟制，却也决不会怪罪我，财产和门第都不如她的娘家。从她四岁起，我看到她在一群孩子当中，一副温柔和端庄的模样，就开始对她有意。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家境困窘，我动了向她母亲要她的念头；善良的乡下女人，晓得了我的心思，也很乐意摆脱她的负担。我把她安置在一家小修道院，和世人断绝往来，按照我的方针，把她教养成人，也就是说，要求她们加意照拂，尽可能把她教成一个白痴。感谢上帝，我的希望没有落空。她长大了，心地十分简单，总算是上天有眼，成全了我的愿望，给了我一个称心如意的太太。所以我就把她接出来，只是我的住宅随时有各色人等进出，必须预防周到，我先暂时让她住在一个僻静地方，就是在这所房子，这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我怕她的善良天性受害，我给她雇的下人，也都是象她一样朴实。你一定问我，“说这话做什么？”我说这话，无非是叫你知道，我已经事先有过提防了。事情的结果就是：我以知己朋友的资格，请你今天和她一块儿用晚饭，我希望你能仔细看她一眼，看一看我的选择有没有道理。

克立萨耳德 我很愿意来。

阿尔诺耳弗 你和她谈过话以后，就可以看出她到底是什么长相，她有多么天真了。

克立萨耳德 听了你刚才的话，这方面就不会……

阿尔诺耳弗 我的话还比不上实在情形。我赞叹她处处天真，有时候说起傻话来，简直活活把我笑死。有一天（谁能相

信这是真的?)她很苦恼,便过来问我,那副傻相,世上就没有第二份:小孩子是不是都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

克立萨耳德 阿尔诺耳弗先生,我很高兴……

阿尔诺耳弗 看你!怎么老爱叫我的名字?

克立萨耳德 啊!叫惯了这个名字,已经不由自主,就顺嘴溜出来啦。我从来想不起要叫你德·拉·树桩先生。人都四十二岁了,谁给你出的这个鬼主意,想起要改名换姓,拿你田庄上一棵烂了的老树身上,做为领主姓名,在社会上用?

阿尔诺耳弗 且不说这所房子是用这个名字出面的,就是在我自己听来,拉·树桩也比阿尔诺耳弗中听。

克立萨耳德 抛换祖先的真名实姓不用,换上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姓,多不应该!许多人都爱这个调调儿;我就知道有一个乡下人,叫作胖子·彼耶,(我没有意思将他与你相比,你不要误会)全部产业也只有那么一小块地,他在周围挖了一条烂泥沟,就大模大样,把自己叫作德·海岛先生。

阿尔诺耳弗 这一类的例子,你就免了吧。反正我是姓定了德·拉·树桩。我有我的理由,我觉得好听,如果叫我另一个名字,就是成心和我过意不去。

克立萨耳德 可是有许多人一时还记不住,我就看到有人给你写信……

阿尔诺耳弗 人家不知道,我也就由他们去了,可是你……

克立萨耳德 行了。我们别尽在这上头吵啦。我以后多加小心,练熟了嘴,只叫你德·拉·树桩先生好了。

阿尔诺耳弗 再见。我要敲门去了,我问一声好,也就是说我回来了。

克立萨耳德 (走开。)说真的,我看他可真是一个十足疯子。

阿尔诺耳弗 有些事他还有一点想不通。也真是怪事,人人固执己见,死不让步!喂!

第二场

阿南，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 南 谁在敲门？

阿尔诺耳弗 开门。十天没有见到我，我想一见了我，一定高兴的不得了。

阿 南 是谁在外头？

阿尔诺耳弗 是我。

阿 南 尧尔耶特！

尧尔耶特 有什么事？

阿 南 开门去。

尧尔耶特 你去吧。

阿 南 你去！

尧尔耶特 说真的，我不去。

阿 南 我也会不去的。

阿尔诺耳弗 你们两下里一客气，我可就在外面进不来啦！喂，喂，我求你们啦。

尧尔耶特 谁在敲门？

阿尔诺耳弗 是你们的主人。

尧尔耶特 阿南！

阿 南 怎么了？

尧尔耶特 是老爷。快去开门。

阿 南 你去开。

尧尔耶特 我正在扇火呐。

阿 南 我怕我的麻雀飞出去，被猫吃了。

阿尔诺耳弗 你们两个人，谁不给我开门，谁就四天不给饭吃。
啊！

尧尔耶特 我跑过来开门的，你来干什么？

阿 南 凭什么就该你开，不该我开？好滑稽的战料！

尧尔耶特 快给我走开。

阿 南 偏不，你自己走开好了。

尧尔耶特 我要给主人开门。

阿 南 我呀，也要给主人开门。

尧尔耶特 你开不成。

阿 南 你也开不成的。

尧尔耶特 你也不成。

阿尔诺耳弗 我现在真得要有好耐性才成！

阿 南 （上场）老爷，来应门的是我。

尧尔耶特 （上场）是我、是您的女佣人。

阿 南 不看在老爷的份上，我就……

阿尔诺耳弗 （挨了阿南一记耳光。）混账！

阿 南 老爷，对不起。

阿尔诺耳弗 看看你这个蠢才！

阿 南 老爷，全都怪她……

阿尔诺耳弗 两个人全都给我住嘴，想着回我的话，别尽胡闹啦。好了，阿南，家里人都怎么样？

阿 南 老爷，我们……老爷都……托福上帝，我们……

（阿尔诺耳弗三次从阿南头上摘下他的帽子。）

阿尔诺耳弗 你这个目无尊长的蠢才，谁教你在我面前回话戴着帽子的？

阿 南 你做的对，是我错了。

阿尔诺耳弗 （向阿南。）去叫阿涅丝下来。（向尧尔耶特。）我不在家时，她是不是闷闷不乐？

尧尔耶特 闷闷不乐？她没有。

阿尔诺耳弗 没有？

尧尔耶特 有的。

阿尔诺耳弗 那么为什么……？

尧尔耶特 是呀，骗你不得好死，她时时刻刻都盼你回来；门前过来马呀、驴呀、要不就骡子呀，她总以为是你。

第三场

阿涅丝，尧尔耶特，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手里拿着活计！这是一个好现象。好！阿涅丝，我出门回来啦，你觉得很开心吧。

阿涅丝 是呀，感谢上帝，先生。

阿尔诺耳弗 我又能看见你，也很开心，看样子，你近来都好吧？

阿涅丝 只有跳蚤，晚上闹的我睡不好。

阿尔诺耳弗 啊！要不了多久，就有人给你捉跳蚤了。

阿涅丝 那你可就趁了我的心啦。

阿尔诺耳弗 我也这么想，你在做什么活呢？

阿涅丝 我正在给自己做睡帽。你的睡衣和睡帽罩儿已经全做好了。

阿尔诺耳弗 啊！这就对啦。好了，上楼去吧。不必难过，我马上就回来，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告诉你。（都下去了。）时代的女英雄们哟，有学问的太太们哟，高谈情意和优美情感的妇女们哟，我敢说，所有你们的诗词、你们的传奇、你们的书信、你们的情书、你们的全部学问，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种诚实、坚贞的无知。

第四场

奥拉斯，阿耳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们决不应该只看重财富；只要名声清白……我看到谁了？他不是？……是的，我看错了人。不对。是看错了。不，就是他。奥……

奥拉斯 阿……

阿尔诺耳弗 奥拉斯先生。

奥拉斯 阿尔诺耳弗先生。

阿尔诺耳弗 啊！我真是高兴极了！你来了多久？

奥拉斯 九天。

阿尔诺耳弗 是嘛？

奥拉斯 我一来，就到府上来看您，可是没有见着。

阿尔诺耳弗 我下乡了。

奥拉斯 对，有十天啦。

阿尔诺耳弗 哦！孩子们长得可真快，这才几年工夫！记得我看见你的时候，还不到这么高，真想不到而今已经长得一表堂堂了。

奥拉斯 净长个子啦。

阿尔诺耳弗 可是令尊奥隆特、我那器重和尊敬的亲爱的好朋友，请问，现在在干什么？身子一向都好吧？他晓得，他样样事，我都关心。我们已经四年没有见面了。

奥拉斯 尤其糟的是，我想，彼此也没有通信。阿尔诺耳弗先生，他比我们快活多了。我这儿有他一封给你的信。不过他后来又有一封信给我，说他也要来，什么缘故，我还不晓得。您知道，您有一位同乡，在美洲待了十四年，还发了大财，最近回到本地了吗？

阿尔诺耳弗 不知道。信上没有提起他的姓名？

奥拉斯 听说他叫昂立克。

阿尔诺耳弗 我不认识。

奥拉斯 家父对我讲，说他回来了，倒象是我和他非常熟识一样；信上说：他们一道儿上路，来这儿办一件要紧事，什么事，信上却又没有说起。（奥拉斯把奥隆特的信交给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看见他，我一定会乐坏了，我要好好儿招待招待他。（读过信后。）在朋友之间，写信不必这么客气，根本用不着这些客套。他信上即使一字不提，你也完全可以象用自己的钱一样，用我的钱。

奥拉斯 我这人就是一个实心眼儿，顺风扯旗，现在我正缺一百皮司陶耳。

阿尔诺耳弗 说真的，你能这样做，就是看得起我。好的很，我身上就有这笔钱。你连钱包也一起拿去吧。

奥拉斯 应该……

阿尔诺耳弗 别来这一套啦。好啊！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奥拉斯 人烟稠密，房屋富丽，我相信这儿的种种娱乐，一定也很出色。

阿尔诺耳弗 寻欢作乐，要因人而异；不过就所谓的风流人物来说，他们在本城都会感到心满意足的，因为本城妇女好的就是搔首弄姿。棕色头发、金黄色头发，个个女子都心性随和，而丈夫又都是最好说话。这是一种帝王消遣；我常常就拿我看到的偷情勾当，当作一出出好戏看。也许你已经弄到了一个女的。或者你还没有交上桃花运？象你这样的男子，比金子还要打动人心，相貌堂堂，正是制造王八的好手。

奥拉斯 不瞒您说，我在本城已经有了一桩风月好事，咱们两家相好，我不得不据实以告。

阿尔诺耳弗 妙啊！这又是一个逗眼的故事；我的笔记本要添新材料了。

奥拉斯 可是一定请您要守秘密。

阿尔诺耳弗 哦！

奥拉斯 这一类事，您也不是不知道，一旦走露风声，就要全功尽弃。我现在索性就全都对您明说了吧：我爱上了本地一位美人儿。我的那些小殷勤 开头很见效，我顺顺当当就接近她了。我说这话，决不是夸口，也不是贬低她的身份，不过这也是真的，我简直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阿尔诺耳弗 （笑。）那女的是谁？

奥拉斯 （指阿涅丝的住宅给他看。）你从这儿看见的这所房子，墙

是红的，那里面住着一位年轻姑娘。她什么也不懂，原因是有一个男人，荒谬绝顶，禁止她和世人往来，但是别瞧她愚昧无知，那是人家想要她这样愚昧无知，她却出脱的也实在俏丽动人；那一副惹爱生怜的多情模样，就是铁石人见了，也狠不下心去。她这颗风姿绰约的爱情小星星，说不定您也见过：她的名字叫作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旁白。）啊！简直气死我啦！

奥拉斯 那个男的，人家都叫他德·拉·树身，要不就是叫他德·拉·树桩，到底叫什么，我没有很搁在心上。听说，他很阔，不过头脑不算怎么明白。人家对我说起他来，象说一个滑稽人一样。您不认识他？

阿尔诺耳弗 （旁白。）真是活要人命！

奥拉斯 哎！您怎么不说话呀！

阿尔诺耳弗 哎！是的，这个人我认识。

奥拉斯 他是一个疯子，对吗？

阿尔诺耳弗 哎……

奥拉斯 您说什么？什么？哎？是说对？妒忌到了好笑的地步？是傻瓜？我看，人家向我形容他的话，是形容对了。总之，那个可爱的阿涅丝把我征服了。我不骗你，她那副小模样真惹人爱。一位绝世佳人，受到这种怪人管制，简直罪过。所以尽管这醋缸子管的严，我也要尽我的全部力量，以我的热烈愿望，将她夺过来。其实我向您冒昧借钱，就是为了完成这正义的举措。您比我还明白，我们再如何努力，也离不开金钱，金钱是一把万能钥匙，人人见了这块勾魂的东西，眉开眼笑，在情场上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保证胜利。我觉得您象在难过：莫非您心里并不赞成我的计划？

阿尔诺耳弗 不，我是在想……

奥拉斯 我们谈了这么半天，您谈累了。再见，回头我再到府上去谢您。

阿尔诺耳弗 （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啊！真就……！

奥拉斯 （回来。）我再说一遍：求您一定要当心，千万不要泄露我的秘密。

（他下。）

阿尔诺耳弗 我觉得心里真……！

奥拉斯 （回来。）尤其是，请不要告诉家父知道，他也许会生我的气的。

阿尔诺耳弗 （以为他又要回来。）哦！……哦！这半天谈话，我真是难受！从来没有人象我这样心烦意乱过。他多么大意，多么性急，把这事情讲给我本人听！他虽然并不清楚另一个名字也就是我，可是从来谁象这冒失鬼这样狂热的？不过我尽管难受，也该克制一下自己，把这件令我担心受惊的事弄明白，让他喋喋不休，把话全都说出来，探听清楚他们私下的往来，再作计较。我想，他也许还没有走远了，想法子赶上他，让他一五一十，把前后经过全都讲出来。想到这样做，要有祸事临头，我就感到浑身打颤，明知问不出好事来，却又非问不可。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场

阿尔诺耳弗。

阿尔诺耳弗 我白赶了一趟，没能追上他，可是我仔细一想，毫无疑问，这样倒好一些。因为话说回来，我心里乱极了，不见得能当着他，不露马脚。我心里真是万分苦恼，这样一来，就摊出来了；他不知道的事，他也知道，反而不是我的本意，不过任人摆布，给花花公子谈情说爱大开方便之门，我也不是那种僇头。我要断绝他们之间的往来，马上弄明白他们相好到了什么地步。这事关系到我的名声，不由我不十分关心：就现在的关系来说，我应该把她作太太看待。她一出丑，我就会丢人。总之，她有差错，我就遭殃。嘻！是我离开离出了是非！旅行旅出了祸殃！

（叩门）

第二场

阿南，尧尔耶特，陈尔诺耳弗。

阿 南 啊！老爷，这次……

阿尔诺耳弗 别出声！两个人全到这儿来：这边，这边。来这儿，倒是过来呀，我说。

尧尔耶特 啊！您的样子好吓人，我的血都不流啦。

阿尔诺耳弗 我不在家，你们就这样服从我，两个人就这样狼狈为奸欺骗我呀？

尧尔耶特 （跪在阿尔诺耳弗面前。）哎呀！老爷，我求您行行好，

别把我吃了。

阿 南 （旁白。）我敢说，一定疯狗把他咬了。

阿尔诺耳弗 （旁白。）呜佛！我一脑门子的祸事，急得话都说不过来啦。我出不了气，巴不得脱光了，一丝不留，（向阿南和克尔耶特）该死的东西，那么，你们居然放一个男人进来？……（向要逃的阿南。）你想溜啊！应该马上……（向尧尔耶特。）你要是动一动啊……我要你们告诉我……哦！……对，我要两个人都……（阿南和尧尔耶特站起来，还想溜走。）谁动，我就打死谁！这个男人是怎么混进家里的？哎！说呀，立刻，赶快，马上，趁早，别发楞，你们到底说不说？

阿南和尧尔耶特 啊！啊！

尧尔耶特 （又跪在阿尔诺耳弗面前。）我吓死啦。

阿尔诺耳弗 （旁白。）我出了一身汗：先换一口气；我得吹吹风，散散步。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谁知道他长大了来这一手儿？天呀！我心里真是好难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和颜悦色，从她自己嘴里，套出和我有关的事来。想法压压我的怒火。忍耐呀，我的心，急不得，急不得。（向阿南和尧尔耶特）起来，进去，叫阿涅丝下来。站住，（旁白）他们会对她讲，我在发脾气，她就有了防备了，我还是自己找她下来的好。（向阿南和尧尔耶特。）你们在这儿等着我。

第三场

阿南，尧尔耶特。

尧尔耶特 我的上帝！看他有多凶啊！他那双眼睛，直盯着人看，吓坏我了，简直要吓死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这么难看的。

阿 南 我对你说过了，一定是那位先生把他惹的。

尧尔耶特 可是他是见了什么鬼了，那样蛮不讲理，要我们把女当家的在家里看守起来？他为什么要这样把她藏得严严的，不许与外人接近。

阿 南 因这这事会让他吃醋。

尧尔耶特 可是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种怪想法呀？

阿 南 是从……是从他吃醋上得来的。

尧尔耶特 对；可是为什么吃醋？为什么动怒呢？

阿 南 因为吃醋……尧尔耶特，你要听明白了，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让人不放心……把房子周围的人赶走。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清楚了。你端着一碗汤，来了一个饿鬼，要喝掉你那碗汤，你不只生气，还要揍他，你说，对不对？

尧尔耶特 对，这话我明白。

阿 南 吃醋完全和这一样。女人其实就是男人的汤。一个男的如果看见别人有时候也想尝尝他的汤呀，马上就会大发雷霆。

尧尔耶特 对；可是为什么有人就不是这样子啊？我就看见有些男的，他们看见太太和漂亮的先生在一起，反而会显得高兴。

阿 南 那是因为有些人闹恋爱，并不这么贪，只肯一个人独吞。

尧尔耶特 我如果没有看错人的话，是他又回来啦。

阿 南 你看对啦，就是他。

尧尔耶特 你看他那副苦相儿哇。

阿 南 那是因为他心里难过呀。

第四场

阿尔诺耳弗，阿南，尧尔耶特。

阿尔诺耳弗 （旁白。）有一个希腊人，曾经对奥古斯督皇帝讲：

遇到我们动怒的时候，别说话，也别做事，我们首先就该背背我们的字母表，这期间，肝火息了，不该干的事也就可免了。这是一个有用而又全理的建议。我对于阿涅丝的事情，就是遵照他的劝告做的。我拿散步作借口，特意把她叫到这个地方，根据我这个精神近乎失常的人的种种猜疑，一步一步勾出她的话来，试探她的真心，不动声色，把真相弄明白。过来，阿涅丝。（向阿南和尧尔耶特）你们进去吧。

第五场

阿尔诺耳弗，阿涅丝。

阿尔诺耳弗 散散步，挺舒服的。

阿涅丝 很舒畅。

阿尔诺耳弗 天气也好！

阿涅丝 很好。

阿尔诺耳弗 最近有什么新闻吗？

阿涅丝 小猫死了。

阿尔诺耳弗 糟糕；不过这又有什么办法？我们全都会有一死；人各为己。我下乡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下雨。

阿尔诺耳弗 没有。

阿尔诺耳弗 我觉得闷不闷？

阿涅丝 一点也不觉得闷。

阿尔诺耳弗 这九天，也许是十天里，你还做了些什么？

阿涅丝 我做了六件睡衣，我想，还有六顶睡帽罩儿。

阿尔诺耳弗 （沉吟了一下。）亲爱的阿涅丝，人世间真是无奇不有。听听那些流言蜚语吧，人人说短道长：有些街坊对我讲，我在外期间，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到咱们家里来过，你不但允许他与你相见，还耐心听他唠叨来的；不过我并不相信这些闲言闲语，我敢打赌说，这并不是真